

新思维

有关工艺革命和
苏联改革的对话和
讨论

〔苏〕费·布尔拉茨基著
贾泽林 刘仲亨等译

东方出版社

新思维

有关工艺革命和
苏联改革的对话和
讨论

〔苏〕费·布尔拉茨基著

贾泽林 刘仲亨等译

东方出版社

Федор Бурлацкий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иалоги и суждения о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наших реформах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8

根据莫斯科政治書籍出版社1988年版譯出

新 思 维

Xin Si Wei

有关工艺革命和苏联改革的对话和讨论

著者/〔苏〕费·布尔拉茨基

译者/贾泽林、刘仲亨等

封面设计/王师頔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机械电子工业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0.625 字数/261,000

版次/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9000册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門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085-7/D·51

定价 3.90元

本书译者

贾泽林（作者的话、第1—4章）

刘仲亨（第5—7章）

戴凤文（第8—9章）

杨世招（第10章）

张凡琪（第11—14章）

吴 聿（第15—16章、结束语）

贾泽林统定全书

译者的话

本书是苏联学者、著名政论家和《文学报》政治评论员费·布尔拉茨基的一本新作，该书介于理论著作和政论作品之间，兼有二者之长处，立论扎实，形式活泼，一扫过去同类著作那种枯燥、说教、烦琐的陋习。

全书紧紧围绕着现代工艺革命对现代人类的影响、新思维形成、苏联社会改革、加强民主和公开性、反对陈腐教条等问题展开论述。作者分别采用了对话（如同美国著名未来学学者阿·托夫勒的对话）、电视剧剧本（如《一间办公室里的两种观点》，按此剧本拍摄的电视剧在苏公演后，引起极大反响）、论文和报道（如《中国的经验》，其中就有1985年秋作者访华后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报道）等多种形式，笔调清新，可读性强。

本书生动、具体地揭示了处在改革大潮之中的苏联各阶层人士的反响、忧虑、困惑和决心，展示了处在改革阵痛之中的苏联人的复杂而矛盾的心态。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本书又是今日苏联的生动写照。

原书一些引文都没有出处，翻译时凡能查到出处的，我们都加了译注。

1988年10月

作 者 的 话

本书之所以能够写成，是由于受到我国正在进行的那些变革的鼓舞。新思维。工艺革命。革命改革。这些就是作者试图在本书中加以反映的。当然，本书带有尝试性质，其中许多论述是用对话体写成的，因为许多论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书中任何一个论断都不能被看做是完美无缺的；它们是思考、讨论和争论的对象。

在我国理论、实践和社会意识中，越往后，形成新思维将越占重要的地位。M. C. 戈尔巴乔夫在《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国会会议上，对会议代表说：“……需要新思维，需要克服从永不复返的以往承袭来的那些思维方式、程式和教条……可以说，我们是在饱尝了痛苦之后才觅得了新思维的，它理应担负消除政治实践与一般人类道德伦理规范之间相互割裂的使命”。

这首先当然同战争与和平，同国际关系问题有关。今天，看来有一点对所有人都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世界热核战争不仅能消灭现代文明，而且还能彻底终止整个人类的存在。没有新思维便不可能意识到和找到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途径。

但是，新思维不仅涉及国际问题。它对于理解发生在社会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那些过程来说，也是极其必要的。换句话说，新思维触及到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它的基本前提，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那些急剧变化，这些变化的频率加速，能量加大。其中主要有：社会革命

（其后果正在继续地震撼着世界）；工业革命，用另外一个术语来说即计算机革命；以及信息革命（其所固有的种种成就、矛盾和问题）。

新工艺革命给人类带来些什么？带来的是生产力和人类可能性的巨大提高还是消灭我们星球生命的威胁？带来的是人民大众福利的新水平还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和相互不信任的加深？

我和你们当然都特别关心；我们苏联人，我国将在这一世界规模的竞赛中，在争取达到新的工艺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斗争中占什么样的位置。我们感到并知道我们浪费掉的大概不止15年，而在新的角逐中，我们必须付出极大努力，进行更有效的改革来加速我国的进步。在苏共二十七次影响下发生的那些变革，其深刻的涵义就在于此。然而，我们现在只不过处在漫长道路的起点。因此，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就是要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论断、争论，通过这些来把我国国内发展问题同全球性即全人类共同的问题在我们的意识中统一起来。本书只不过是一组随笔，试图描述发生在我们眼前那一就其后果来说极其宏伟的过程的一些一般轮廓。这一特点决定了本书对问题的选择和叙述的形式，而叙述采取哪种形式则依讨论的题目的性质而定。

如果本书的论述能够在读者的心中激起反响，有助于他们进行思考和探索（这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现在都是极其必要的），作者将感到由衷的高兴。

目 录

作者的话.....	I
-----------	---

第一篇 新浪潮

第一章 世界向何处去?	2
第二章 工艺革命	29
第三章 浮士德还是普罗米修斯	46
第四章 日本现象	56

第二篇 计划中的和平

第五章 决策的重担	70
第六章 列奥纳多的道德	91
第七章 和平的哲学	130

第三篇 改 革

第八章 一间办公室里的两种观点	156
第九章 社会各界的评论	186
第十章 对抗	196

第四篇 更 新

第十一章 政治遗嘱	226
第十二章 列宁和改革	244
第十三章 关于文明	258
第十四章 自治	271

第一篇

新 浪 潮

- 世界向何处去？
- 工业革命
- 浮士德还是普罗米修斯？
- 日本现象

第一章

世界向何处去？

作者与著名美国学者阿·托夫勒教授的对话。

布尔拉茨基（以下简称：布）：亲爱的教授！在我家里欢迎您，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虽然不知您对我的作品熟悉到何种程度，但我对您的作品却极为关注并评价很高。这里我想指出我和您在多大程度上走的是相仿的道路。以您的《未来的冲击》一书为例，我记得您在那本书的末尾曾号召我们两国和世界各国通过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共同努力来解决全球性问题。

几乎与您那本书出版的同一时期（那时我尚未读过您的那本书），我在1970年瓦尔纳国际社会学大会上做了题为《对普遍和平进行规划——是幻想还是现实？》的报告。后来，我读了您的《未来的冲击》一书，它使我再次确信，任何一个新思想或比较新的思想都不会只在一个人的头脑中萌发出来。从另一方面说，有关人类能够幸免于自我毁灭和取得进步，我们对此有共同的感受，我们对此的观点是相近的，这使我感到欣慰。看来，这不仅表明我们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它还表明这些想法是有根有据的。

今天，我想谈谈您的新书《第三次浪潮》。目前，在我国尽管许多人对这本书有所耳闻，但读过它的却只有少数的专家。我深知用几句话来概括这部大书的主要思想是很难的。但是，我还是非常希望您在一开头就能把这本书的主要想法、论点和结论合盘托出。

阿尔温·托夫勒（以下简称：托）：首先，应当说明该书与

《未来的冲击》有哪些不同之处。《未来的冲击》主要谈到的是有关加速因素、有关当代社会变革和工艺变革问题。在《未来的冲击》中，我并不试图描绘未来社会本身。而《第三次浪潮》则恰恰侧重在描述未来社会，而不是描绘那些变革发生的过程。

1970年，《未来的冲击》出版时，阐述明日社会的基本特征还嫌为时过早。可今天，新时代独具的某些特征却已成为可以捕捉的了。

《第三次浪潮》有一个基本论点，即工业社会的时代将离我们而去。一万年以前，有一位史前的爱因斯坦（很可能是一位女性）设想并实现了农业即土地革命，发生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变革的“第一次浪潮”。它把游牧部落变成了定居的农户。

所谓“第一次浪潮”，指的是农业革命，它的进展极为缓慢，学者们认为：在欧洲本土和在其他大陆上，在9000年间它是以每年一公里的速度进行的。

此后，大约在300年前，在英国，在整个西欧，开始了工业革命。它囊括了2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现在被称之为工业国。在北美——5亿人，在西欧——5亿人，在东欧和苏联——5亿人；在亚洲（新加坡、台湾等）——5亿人。

工业革命把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把大多数农民变成了工人。

我们时代发生的诸多变化，表面上看是相互孤立的。然而只要由表及里，更深一步地去审视就会发现诸现象之间是有联系的。至于当前正在发生的，那么它则是变革的“第三次浪潮”，它起码与工业革命有同等深度，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进展速度较之前两次浪潮快多了。变革的“第一次浪潮”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花掉了1万年。“第二次浪潮”只花了300年。而“第三次浪潮”其速度则非常非常之快。

工业革命不仅对农业人口和工业人口的数量进行了重新分

配，加快了劳动力向城市即工厂和机关的流动，它也促进了家庭关系的变化。在农业社会里，家庭是共同生活和共同劳作的人们的大型联合体。这种家庭因工业的兴起而趋于解体。家庭的规模日趋缩小，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为小家庭所取代：丈夫每日外出工作，妻子料理家务，孩子寥寥无几。据社会学家预测，将来每个家庭平均将只有1.8个孩子。家庭的重要性日渐丧失，它的许多职能将为社会所取代。

从前，子女教育靠家庭进行，而在工业社会中，教育工作则由学校承担。病人从前是在家中就医的，而现在则可进医院治疗。这样一来，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基本上都是在家庭的四壁之外从事活动的。与以往相比，这些新的变革要远为深刻得多。

布：这就是说，您认为我们将面临社会的根本改造和人类本性的急剧改变？

托：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和明天即将发生的变化，都将日益增大。在最近10到15年里，将发生的变化不会是微小的，而会是革命性的。社会结构在变。生产形式在变。整个文化结构和社会设施结构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空前规模的变革，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纪和下一个世纪之初。

这些变革只须30年就足够了，而不需要300年和1万年。现在，让我们谈谈变革本身的性质。我们唯一能够弄清的一点是：这些变革的精神在多大的程度上是革命性的，所用的方法是把现在正在产生那些新体制与正在我们眼前死亡的工业社会体制相对照。我同妻子漫游了世界各地，到处都看到体制本身的崩溃。哪种体制在崩溃？不是资本主义体制，也不是共产主义体制。崩溃的是世界工业体制、生活方式以及工业革命创造的文明。

布：阿尔温，您是否想到：我们目前看到的和在最近将来将要看到的不是——而是一种、而起码是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国际化，您把它的形成称之为“第三次浪潮”，而我则称之为科学技术革

命。另一种趋势是文明形式的特定民族特点和社会特点的日益增长。我将以日本为例来说明我的想法。

我多次到过日本。这个国家是现代工业发展的最杰出的事例。尽管如此，日本人却仍然是日本人。他们保留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爱国主义，甚至民族主义，他们珍视自己的历史成就。关于美国文化、法国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可以这样说。因此，一种深刻的过程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延续，在此期间，在“第三次浪潮”范围内，用另一个术语来说，即在科学技术文明的范围内，将形成许多较为独立的文明形态。

托：我认为您的看法是正确的。“非群体化”概念是分析这些过程的关键。工业革命即变革的“第二次浪潮”催生了一系列群体社会。我们只要对20多个工业国稍加考察，便不难发现：它们的形象是多种多样的。朝鲜一个样瑞典又一个样。俄国有一种意识形态，而美国则有另一种意识形态。然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群体性生产，群体性分配，群体性休养，群体性解体，群体性教育。每个工业社会，不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都遵循一些特定的原则：标准化、集中化、大型化、好大狂、报道虚假化、专业化、同步化——来自火星的外星人会发现地球上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

布：不过“第三次浪潮”这个概念毕竟太不确定，因为它没有反映出未来时代的特殊特征，就象“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一样。“第三次”或“后”，这类词汇并没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因此我认为最好使用“科学技术文明”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可以涵盖微机革命、原子能利用、新材料开发、生物工艺、航天工艺等等。然而归根到底，问题并不在于使用哪个术语。问题全在于如何弄清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差异，这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即使在未来科学工艺文明的范围内仍将存在。

托：我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莫斯科、曼彻斯特、明尼苏达、明尼阿波利斯看到许多共同点：各地的人们都在同一时间起床、早餐、上工、定时劳动、回家、看电视、睡觉，时间差别大约不超过1小时。这种同步化的群体体制按同一节奏运行。这是一种群体性的节奏。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每个工业社会中，都存在着极其强大的社会压力、政治压力和文化压力——即趋向于划一性，使所有的人都变成一模一样的。我们要同我们的邻人衣着一样，信仰一样，看同一套电视节目，投票选举同一个候选人，等等。

这就是工业化的动态表现。目前所发生的事态就是真正的辩证性革命。真正的革命并不是群体化过程的延续，而是新过程的开始即非群体化。

布：这指的是什么？

托：可以把“非群体化”概念解释为新生产方式的开始。

布：您指的是技术、劳动技巧或对待生产的态度吗？

托：我指的是各种新原则。这既不是集中化，也不是标准化。这是一种相反的东西即非集中化、非标准化、非官僚化。标准化加上专业化、加上同步化、加上集中化、加上大型化——所有这些官僚原则都出现在工业化的过程中。

“第三次浪潮”带来的是非群体化和非官僚化原则。让我们从生产方式谈起。我妻子和我曾在工厂劳动过5年。她从事体力劳动：生产飞机零件。我在流水线上工作，生产小轿车、自行车等等。我曾是铸钢厂的技工。我们工厂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同类产品。

这是建立在下述原则基础上的经济：我们生产的产品越多，我们劳动产品就越便宜，即我们生产出的每件东西就越便宜。

马克思说，最发达的生产形式就是大批量产品。亨利·福特持同样看法。每个资本家和每个共产党人都坚持上述观点。然而

现在最先进的形式却是非大批量生产形式。大批量生产形式现在是一种落后形式。

我们参观过世界各地的工厂，我们发现最先进的企业现在并不生产大批量同类性质的产品。它们使用电子计算机，设计出一种零件的6个式样，按每个样式制造出142个样品，然后按每个样品生产出一万个零件；再设计出两个零件的42个样品，生产过程不断发生变化。因为新工艺能够使迅速改型和使改型方案变得更便宜。

这表明必须在新工艺基础上直接生产原型定货产品而无须先制造模品。这样做要比从前大批量生产更便宜。

布：可是在将来，当地球上的人口达到150—200亿时，生产一次性产品的想法是否现实呢？

托：当然有些产品仍将是大批量的，按照标准进行的。但是这在当前就已不再是先进的生产方式。

其原因并不是消费者的兴趣造成的。其原因全在于：这样做更便宜。运用此种方法即使用最先进的工艺进行生产要比使用旧工艺便宜得多。我感兴趣的是这将意味着以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在工业革命之前，生产从不是大批量的。后来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消费品生产变成大批量的了，而现在我们却朝相反方向走，即从大批量生产转向单一定货，但却是在高工艺的基础上。这是一种螺旋形。

布：这样看问题是否有点片面？须知影响变革过程的不仅有工艺体制，还有社会体制、政治体制、家庭体制、道德体制。请回忆一下圣西门。您的理论是否同工艺决定论有点类似，而工艺决定论的创始人可能就是这位伟大的法国思想家。

托：不。当我年轻和幼稚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工艺决定论者。但现在不是。我在考察工业的各种趋势时并不把它们都看成是同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方式非常重要，我却不认为生产方式是决定性因素。在体制其他部分中发生的变化同样也

会产生影响和引起变化。在考察分配体制时，我看到每个工业大国都有自己的群体分配体制。没有群体分配就没有群体生产。那么分配领域中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分配量不断增长，分配渠道日益多样化。有越来越多的渠道不再能为小集团服务，不再能有选择地在它们之间分配商品，即用更复杂的和更精致的方式来取代以大批量产品方式在它们之间分配商品。

在新闻传播领域中情况如何呢？以往只有几个看惯了的电视频道，而现在电视则有20、30个频道之多；此外还有通过卫星、无线电等等的直接收看和收听。

布：新闻传播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设施了。

托：但是却发生了信息手段非群体化的情况。出现的适用范围很窄、专业性很强、发行量很小的出版物、杂志以及私用电子计算机。我们正在走向个体化。现在我在通讯体制中发现了某种与曾在工业生产体制中发生过的相同情形。

布：总的说来，我认为您有关“第三次浪潮”的思想是引人入胜的。但是是否应对它做某些补充？我以为若是从宏观水平上来看它会显得更可信些。您是按一个标准即劳动的性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划分人类全部历史的。然而，实际上人类历史是极其纷繁复杂的。您是否记得恩格斯关于经济决定论者的著名论断？在马克思逝世后不久，他指出：马克思如果读了自己后继者的作品，他会惊呼：“……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您的方案需要加以补充。如：所有制、政权、文明或文化。至于所有制和政权，这里无须多谈。我想您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坚持如下观点，即所有制性质的改变将决定关键性的社会制度，而最终则将决定政治制度的形成。顺便说说，这还是由古代思想家们首先发现的。后来，到了启蒙运动时代，让-雅·卢梭赋予这种观点以著名的表达方式，即：第一个划地归己者，奠定了近代文明（及其固有的成就和弊端）的开端。

至于政权问题，历史文献和社会文献已对它做了充分的研究。只要提到马基雅弗里或孟德斯鸠、当代的米赫尔斯或马克思·韦伯就足够了。我认为，对所有这些都应当用入学观点即用有关人的本性的观点来加以补充。我指的不仅仅是生物属性，这种属性起码在我们已知的整个人类历史时期中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我指的是智能和学识。换句话说，即知识的水平，思维能力和道德价值。人的本性的改造过程比历史上许许多多思想家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卢梭认为，人也将发生变化，道德将获得完全另外一种性质。然而我们看到，在我们时代，在同一种所有制形式范围内，譬如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却存在着完全对立的制度和道德准则。只要指出法西斯主义就够了。法西斯主义恰恰产生在欧洲的中心，产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在共和制政权形式顶盛时期。换句话说，在您那整个来说是有意思的公式中还应补充以其他一些标准。

托：我不想在我们此番谈话之后给您留下一个印象，似乎我是一个空想主义者。我不是空想主义者。我认为，我们有关当前正在发生的那种变革的现有思想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在某些方面理解未来。但是也可能明天我们就不得不改变我们的分析。

我想谈谈我们尚未触及的题目即经济变革的主要部分——生产诸因素中的变革。迄今为止，我们把原料生产和资本生产看成是基本因素。可是即使在地下打个洞也需要有技能和知识。随着体制变得越来越复杂、越专门、越非群体化，这种体制就需要越来越多的信息交换。

因此我想谈谈信息革命，信息革命做为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对其发展也越来越难以预测。任何一个部委都无法断定其他部委在使用信息方面是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因此，要想使经济能够正常运转，在体制中就应当有最佳的信息。因此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公开性，在我看来就是指有